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第十六回 馮淵巧遇小義士 班頭求見楊秉文

且說馮淵成親，入了洞房。此時書房內，又預備一桌酒席，盧珍在當中坐，上首是崔龍，下首是路凱，喝著酒說閒話。盤問盧公子在家鄉住址，怎麼交的朋友，後來在哪裡認識。盧爺本是正派君子，哪裡撒的慣謊，未免上言不搭下語，就說不上來啦。崔龍一怔，有些詫異，路凱早聽出來了，言語不相符，與崔龍使了個眼色，搭出他外面去說。盧珍聽見後面有了動靜，故意裝醉，把桌面一拍說：「好話不背人，有什麼言語當著盧爺說來。」崔龍問：「你到姓什麼？」盧珍說：「你公子爺，姓盧單名珍字。陷空島盧家莊的人氏。」路凱問：「鑽天鼠盧方，是你什麼人？」公子爺說：「那就是我的天倫。」倫字一出口，盧珍把桌子，衝著路凱一翻，路凱往旁邊一閃，「嘩啞」的一聲，把碗盞傢伙摔成粉碎。路凱一個箭步，早就躡出房門去了，崔龍也跟出去。盧爺拿刀追出來。那兩個人還得尋著刀去。後院的人正趕奔出來，路凱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賈善、趙保說：「了不得了！這個馮淵，刺妹子來著。」路凱說：「對了，中了他們的計了。」叫家人點燈籠火把，抄傢伙拿兵器，家下一陣大亂，「噲啞啞」鑼聲大震，燈球火把照如白日一般，大家喊叫拿賊。姑娘隨即也趕到，說：「哥哥你做的這都是什麼事情？」路凱說：「迫人要緊。」大家追出門外，前頭是馮淵，後頭是盧珍，後面盡是眾賊緊緊追趕。馮淵入樹林內，摔了一個筋頭，明知是死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卻是艾虎。

皆因艾虎要上黃州府找師傅去，不料半路之上，遇見了張龍、趙虎、白五太太，說了他師傅跟下刺客上京都，保護包相爺去了。艾虎方才知道，自己也就不用上黃州府，辭別了張、趙二位，奔了上京的大路。可巧走在半路，遇見人便打聽，有欽差大人過去了沒有？人家說：「早過去好幾天了。」艾小爺一急，怕誤了趕不上見駕。如何能得個一官半職的哩，自管連夜一趕，恨不得一時飛到京內才好。晚間二鼓，正走在樹林外，見有人由北往南跑，小爺先就進了樹林。可巧馮爺進來。艾虎不知是馮爺，先趴在地下，容他到時一踢，馮爺被踢倒在地。艾虎剛舉刀要剝，虧了細細的一看，不然馮爺命不在了。艾虎看見馮淵，叫了一聲：「大哥呀！」馮爺說：「是哪位？」艾虎說：「小弟艾虎。」馮爺說：「你可真嚇死我了，我沒有工夫細說，我們拿賊。」正說之間，盧珍趕到。馮爺說：「盧大哥，艾兄弟來了，你我三個人行了，與他們動手。」盧珍問：「姑娘的那個東西，可曾到手？」馮淵說：「要是到手，我就不跑了。」盧爺說：「你真沒用，使了多大心思還沒到手。」艾虎問：「什麼東西？」馮爺說：「賊人來了，咱們搶上風頭，那丫頭沒法子。她那東西，叫五色迷魂帕，非得順風而使，逆風使，她自己就躺下了。」艾虎一聽，說：「好利害。」迎面上，路凱、崔龍、賈善、趙保，後跟路素貞，許多家人，執定燈球火把，各拿長槍短劍木棍鎖子棍等，一擁進了樹林，往上一圍，大家亂殺一陣，馮淵喊：「咱們奔西北，可別奔東南，丫頭縱有那陰功東西，可也使不上，混帳八羔子！」姑娘一聽，真氣得雙眉直立，杏眼圓睜，不恨別的，盡恨馮淵直喊。自己縱帶著五色迷魂帕，也使不上。他們三個人搶上風頭，自己要是一用，本人先得躺下。只可憑本事，與他們交手。正在動手之間，正北上又是一陣大亂，燈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也有在馬上的，也有在馬下的，人喊馬嘶，看看臨近。此時眾人動手，可就出了樹林之外。皆因艾虎三個人總搶上風頭，搶來搶去，就退出了樹林。艾虎一看黑壓壓又來一片，馬上的，步下的，各執軍器，燈球火把，亮子油松，照耀的大亮。忽然間，先有二個人闖到，頭一個是大漢龍滔，第二個是飛鏢鐵錘大將軍姚猛，緊跟著開封府班頭韓節、杜順。又見前面一對氣死風燈籠，上寫著草橋鎮總鎮。原來龍滔、姚猛二人，出離路凱門首，一路問信，有人指點找到總鎮衙門，剛到衙署之外，遠遠有人招呼說：「龍大爺慢走。」龍滔一看，來了數個人，單有兩個抱拳施禮說：「龍大爺不認識我們，方才多有受驚。」龍滔一看，並不認識這幾個人，問道：「二位怎麼認識小可？二位貴姓？」那人低聲說：「我叫韓節，那是我兄弟，他叫杜順。我們奉開封府包相爺諭，京都恒興當有七條命案，我們下來探訪差使，在天齊廟把勢場，見你們幾位都叫路家拿住了。我認得你老人家，閣下不是上開封府找過韓二老爺，後來你賣藝，我們馮老爺送你銀子，我故此認得你老，大概你不認識我們。我們怕你幾位凶多吉少，我們上總鎮大人這裡投文，借兵破案捉賊，救你們眾人。不想二位到此，你們是怎麼出來的？」龍爺就把馮爺認識崔龍的話，學說了一遍，韓節說：「這可是巧機會，我們一同去見總鎮大人楊秉文罷。」說完，四人一同見大人投文，各說自己之事。大人不敢怠慢，立刻點馬步軍，將到三更，大家起身，直奔路家而來。

走在半路，有探事的兵丁報說：「前面有路家男女連家人等，與三位在樹林外動手哪。」龍滔、姚猛一聽此信，大喊一聲，殺將進去。總鎮楊秉文，立刻傳令，叫馬隊在外一圍，不准走脫了一人。自己跨下馬，提著一條長槍，帶著兵丁，見人就拿，逢人就捆。開封府的韓節、杜順，帶著伙計們，拿著單刀鐵尺，跟著龍滔、姚猛殺進來了。馮淵、艾虎、盧珍三個人一看，是自己人到來了，精神倍長。龍滔等剛一進來，就撞見姑娘，不敢過去與路素貞交手，怕她有妖術邪法。馮淵喊：「咱們的人在西北與她動手，可別往東南，須要面向著東南。」高聲一喊，果然大家都聽見了。渾人就屬姚猛，手中鴨圓大鐵錘，叮噠亂碰。大眾傢伙碰上就飛，撞著就得撒手。路凱這些家人，見官兵一到，馬步隊一圍，人人害怕，個個膽驚，無心在此動手，要打算逃命，又撞著姚猛這般利害，誰敢向前？要跑又跑不出圈去，滿讓跑出圈外，也被馬隊拿住。馬上就是長傢伙一抖，長槍就挑，一個逃不著。路凱家人，拚命一跑，馬上人拿馬一衝，就衝一個筋斗，馬兵下來就捆。

總鎮大人是後進去的，提著一條梅花槍，碰著路家家人時節，不是槍紮，就是桿打。單只一件，他認不出來哪是路家的人，哪是龍滔、姚猛、韓節、杜順一同的人。故此高聲嚷叫說：「呔！哪邊是官面的人？咱們可別殺錯了。」龍滔說：「這邊三位全是咱們自家人。」馮淵喊：「咱們在西北，都是自己人，你可別往東南，你上西北來罷。」楊秉文不知道是什麼緣故，他心想著：我們都在西北，賊人全在東南，東南上沒人擋著，怕他們打東南上跑了，自己到東南上擋他們，自料憑著手中這條槍，足可以擋住這些人。他焉知曉九尾仙狐路素貞那個利害？姑娘動了半天手，未能傷著一個人，五色帕又施展不出來，全叫這個假丈夫給嚷嚷的。可見著楊總鎮在東南上，路素貞一出手，就從帕囊裡把那一塊大紅的手帕提將出來，衝著楊總鎮喇喇一抖，楊總鎮就覺著眼前一黑，「哎喲」一聲，摔倒在地。金角鹿賈善回頭一看，只見楊總鎮摔倒在地，一翻身躡將回來，擺刀就刺。姚猛也看見了，一著急就把手中鐵鏢子往外一發，就聽「嘯」的一聲，著在賈善肩頭之上，「哎喲」一聲，賈善就摔倒在地。眾兵丁嘩喇往上一裹，將賈善綁將起來，把總鎮攙起來，拚著死命，往外一闖。馮淵喊：「往西北！」路素貞又不能抖那絹帕，只可趕上去，要殺那些兵丁，早被艾虎截住。艾虎與路素貞交手，可算稱得起棋逢對手，殺個難解難分。此時路凱的家人，雖不曾全被差人拿住，所剩數個人，也就往外亂闖，逃命去了。路凱、崔龍一瞧，僅剩他們這幾個人，心中就有些害怕。頭一個是崔龍，只不敢動手，衝著龍爺虛砍一刀，往南就跑。自己越想越害怕，別說不能得勝，滿讓贏了馮淵他們，路凱也不答應。他是個媒人，闖出這樣大禍來，自己抹脖子，都對不起路家，只可逃遁他方便了。當下砍倒兩名步下的兵丁，那馬上的兵丁一追，他又把那馬上的砍下馬來，自己逃生了。單提路凱借著人家兵丁燈光一看，連他妹子只剩下三個人，暗暗著急，只得約會妹子逃命。焉知姑娘想出一個主意來了，從懷中掏出紙來，把自己的鼻子堵了個結實，把迷魂帕衝著大眾一抖，不管上風下風，眾人全得躺下。姑娘把絹帕一抖，不知大眾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